

随手杂录 宋 王巩

江涣言，冯悦御药服伏火药多，脑后生疮，热气冉冉而上，几不济矣。一道人教灸风市穴十数，壮虽愈，时时复作。又教冯以阴炼秋石，以大豆卷浓煎汤下，遂悉平和其阴阳也。阴炼秋石法，余昔有之，沈所传是也。大豆卷法，大豆于壬癸日浸井华水中，候豆生牙，取皮作汤使之。

《江表志》云：江南李氏进贡中国无虚月，十数年间，经费将匮。建隆初，始申铜禁，铸泉货当十，又铸唐国通宝钱，两文当开元钱一文。又用韩熙载法，变铸钱。其后一缣约卖三十索，银一两二十五索，余物称是。至开宝末，国帑罄矣（郑文宝撰）。

萧士京大夫为广东转运使，其妻事僧伽甚谨。一夕，梦僧伽别去，其妻问欲何往，曰：“后十二日苏子瞻当渡海，我送过之。”惊起，语其夫。后十二日，子瞻果有儋州之命，萧亲语于余。

全州进士唐伯虎一日病卒，心独温。后数日还魂，初若梦为人追呼，入官府见主者曰：“误矣，当还。”已而语伯虎曰：“到人间为我转《法华经》为报，亦当劝人诵之。”伯虎请曰：“某他日亦得禄乎？”谓之曰：“虽有，薄尔。”遂出，至家而苏，后任梧州推官，六十余卒。

范文正语先懿敏曰：“每夜就寝，即窃计其一日饮食豢养之费，及其日所为何事，苟所为称所费，则摩腹安寝。苟不称，则一夕不安眠矣。翌日求其所以称之者。”

柴世宗销天下铜像以为钱，真定像高大，不可施工，有司请免。既而北伐，命以炮击之，中佛乳，竟不能毁。未几，世宗痲发乳间而殁。

蔡持正居宛邱。一日，雪作，与里人黄好谦游一倡家。入门见其肴醴特盛他时，有美少年青巾白裘据席而坐。蔡、黄方引去，少年亟俾倡邀，二公欣然就席。酒酣，少年顾持正曰：“君正如李德裕。”顾黄曰：“君俟此公贵，凭藉亦显。”语毕，少年亦引去。二公叩倡何人也？倡曰：“朝来赍钱具饮，亦不知谁氏也。”后如其言，持正为侍御史，荐黄为御史云。

子瞻为学士。一日，锁院，召至内东门小殿。时子瞻半醉，命以新水漱口解酒，已而入对，授以除目：吕公著司空平章军国事，吕大防、范纯仁左右仆射。承旨毕，宣仁忽谓：“官家在此。”子瞻曰：“适已起居矣。”宣仁曰：“有一事要问内翰，前年任何官职？”子瞻曰：“汝州团练副使。”“今为何官？”曰：“备员翰林，充学士。”曰：“何以至此？”子瞻曰：“遭遇陛下。”曰：“不关老身事。”子瞻曰：“必是出自官家。”曰：“亦不关官家事。”子瞻曰：“岂大臣荐谕耶？”曰：“亦不关大臣事。”子瞻惊曰：“臣虽无状，必不别有干请。”曰：“久待要学士知，此是神宗皇帝之意。当其饮

食而停箸、看文字，则内人必曰：此苏轼文字也。神宗忽时而称之曰：奇才，奇才！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。”子瞻哭失声，宣仁与上左右皆泣。已而赐坐吃茶，曰：“内翰、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，以报先帝知遇。”子瞻拜而出，撤金莲烛送归院，子瞻亲语余如此。

子瞻自杭召归，过宋，语余曰：在杭时一日，中使至，既行送之，望湖楼上迟迟不去。时与监司同席，已而曰：“某未行，监司莫可先归。”诸人既去，密语子瞻曰：“某出京师辞官家，官家曰：辞了娘娘了来。某辞太后殿，复到官家处，引某至一柜子旁，出此一角，密语曰：赐与苏轼，不得令人知。”遂出所赐，乃茶一斤，封题皆御笔。子瞻具札子，附进称谢。至宋，语余曰：“且教子由伏事娘娘，我小使头出来，自家门打一解。”哲宗眷遇如此，复为大臣谗逐，至贬海岛，命矣。

曾日父过泗州，谓余曰：“某罢扬州教授时，子瞻守扬，某往见吕吉甫真州。吉甫问曰：‘轼何如人也？’日父曰：‘聪明人也。’吉甫怒，厉声曰：‘尧聪明耶？舜聪明耶？大禹之聪明耶？’日父曰：‘非三者之聪明，亦是聪明也。’曰：‘所学如何？’日父曰：‘学《孟子》。’愈怒，愕然而立曰：‘是何言欤？’日父曰：‘孟子以民为重，社稷次之，此其所以知学孟子也。’吉甫默然久之。”

周凌司勋子之妇病腿间疮，晓夕痛痒不可胜，唯以杖子挑之乃少解。经累年，百药弗效。闻有司吏夜主事冥司，招而问之，吏曰：“当往叩之。”见周司勋于冥间，问其妇疾，曰：“此妇不敬舅姑，好决罚女使，此其报也。”吏明日语其子，恳告致恳其父。父曰：“妇已有死所矣，当在南京。”又曰：“吾所任掠剩大夫也，亦以平生刻薄，好敛民财以奉县官，故任此职。凡人财有定分，或其经营，或其种植，称多其数，我即往取，世人不知也。职任非善处，亦安能救妇也。”后其子不复南来，会其外祖知南京，力取之医治，恳辞不获，至南京三日而卒。

太祖一日召赵韩王于别殿，左右无一人，出取幽燕图示之，赵熟视久之，曰：“此必曹翰所为。”帝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曰：“非翰莫能也。”帝曰：“何如？”赵曰：“举必克之，须世世得曹翰守之乃可。”帝不语，携图而入，遂不复言幽燕之讨。

曹彬、潘美伐太原，将下，曹麾兵少却，潘力争进兵，曹终不许。既归至京，潘询曹何故退兵不进，曹徐语曰：“上尝亲征不能下，下之，则我辈速死。”既入对，太祖诘之，曹曰：“陛下神武圣智尚不能下，臣等安能必取。”帝颌之而已。

钱王有外国所献颇眩伽宝，其方尺余，其状如水精，云可厌十里火殃。乃

置于龙兴寺佛髻中。余杭数回禄，而龙兴不可近也。有盗尝焚其殿，柱木悉灰烬，而烟焰竟不炽。皇朝改为太平祥符寺，自唐至皇朝，凡有十宝，此其一也。

吕微仲贬岭外，至虔州瑞金县，语其子曰：“吾不复南矣，吾死尔归，吕氏尚有余种。苟在瘴乡，无俱全之理。”后数日卒。先是，十年前有富人治寿材，梦伟丈夫冠冕而来，曰：“且辍贤宅。”富人惊悟，汗浹体。微仲过县，富人望之，乃梦中伟丈夫也。及卒，乃辍其材而敛焉。

郡君李氏，余婢也。尝有货珠子老媪李氏携珠子至，既去，遗珠子在地，婢收之。后媪逾时不至，一日既至，形容瘦精神恍惚，非昔人也。婢诘之，曰：“向时所货珠子，归则失去。告其主，以金十两偿之，其主不许，因忧愁感疾，几不能起。”婢曰：“珠子当时遗在地，我得之，今在此。”媪惊喜涕下，愿致金六两以请。婢取还之，金不受也。后微疾，梦出门乘车出旷野，至大官府，见二伟人衣冠坐堂上。引至堂下，伟人方问姓氏，婢知其阴府也。遂诵大悲咒，左右皆惊愕，其堂摇动不已。二伟人立语曰：“勿诵，放尔归矣。”一吏持大簿书至案，伟人问曰：“记得还李嫂珠子事否？”婢曰：“记之。”其一伟人曰：“当展二十年寿。”其一曰：“得无太多也？”其一曰：“妇人而不爱珠宝，此可尚也。”俾人送还，复乘车至门首而入，见其尸卧帐中，惊而悟起，后二十年乃卒。

柳州张通直舟泊潭州，新妇死七日而体温，既还魂，云初见二人如弓手，追去甚急，至一河次，一人云：“解衣。”妇曰：“我，妇人，衣不可去。”其一人止之，呼舟而渡。入大城，市井喧闹，闻传呼声。二人引妇立城砌上，二人立其下，见一金紫人导从甚严，妇识之，乃其舅程之邵之元父也。连呼舅舅，金紫者亦识之，曰：“七娘来来。”遂佯马，取二人文檄视之，乃曰：“误矣。”急呼衣箱取纸一番，令妇执之，候至戒石，但执纸而立。既去，二人失色，相顾低头，不复语。至府门，人间大官府也。妇立戒石南，俄见金紫人至，次衣绿人，次衣朱人，皆坐。金紫人即呼妇，取纸语二同坐曰：“误勾此人来矣。”绿衣人曰：“已来将奈何？”朱衣人曰：“既误莫须放回。”金紫人曰：“合如此，只是二人得徒罪矣。”即引二人如弓手者，取杖脊二十下，令虞候引妇出至一寺，大厦修廊，寂无一人，虚堂屏间一僧坐。虞候未前，又一吏人至，诣僧致语，僧移榻俯阶，问妇曰：“识字否？”曰：“识之。”僧指手中经题问之，妇曰：“《金刚经》也。”僧展卷教诵之，又曰：“归则诵之。”遂令妇执堂下幡脚，用力引之，幡起，惊悟而苏。

初，吴处厚笺蔡持正诗进于朝，邸官已传本报之，凡进入三日，而寂无闻。执政因奏事，禀于帘前，宣仁云：“甚诗，未尝见也。”执政云：“已进入

，未降出。”帘中云：“待取看。”至午间，遣中使语执政曰：“已降出矣。”三省皆云不曾承领，上下疑之。明日，乃在章奏房，与通封常程文字共为一复，盖初进入亦通封也。明日进呈，殊不怒色，但云：“执政自商量。”继而处厚复有疏，执政请送蔡确分析。谏官吴安诗、刘安世论列，而分析未上，间会梁焘自潞州召为谏议大夫，至京曰：“比过河阳，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勋，社稷臣也。”同谏官以恕之言论之，日益切直，宣仁始怒焉。泣谕执政曰：“当时谁曾有异议，官家岂不记得？但问他太妃。”遂拟蔡相谪，命执政议太常少卿、分司南京。议未决，会分析至，确盛言有策立之勋，谏官继登论之益苦。明日，执政对，帘中忽语曰：“蔡确可英州别驾，新州安置。”诸公惊退，恕力开陈，久之，刘莘老曰：“蔡确母老，引柳宗元乞与刘禹锡换播州事。”吕微仲曰：“蔡确，先帝大臣，乞如刘摯所论，移一近里州郡。”帘中曰：“山可移，此不可移也。”范尧夫揖王正仲，留身论之，意不解。尧夫曰：“告官家，且劝太皇太后念蔡确是先朝大臣。”哲宗不语，论辨往来久之，尧夫曰：“臣奉诏（按元本云：臣奉诏，奉诏。今删去二字），只乞免内臣押去。”宣仁曰：“如何？”尧夫以曹利用事言之，宣仁曰：“决不杀他，自生、自杀，不差内臣，此无固必，但与执政商量。”执政议差小使臣或承务郎以上官伴送，至夜，批出，差内臣一员。已而尧夫、正仲与不论确事台官，皆罢去。初，处厚缴诗至京，莘老尝问予曰：“如何施行？”余曰：“此难行，前日诸公自罪李定，以诗罪人矣。”莘老曰：“岂可已乎？”余曰：“一则收杀，一则札与蔡确知。”尧夫亦以见问，余语如前。尧夫曰：“吾弟更语莘老，曰次第须谪，曰重则分司，轻则小州。”余曰：“必若谪之，当与处厚并命，此风不可长也。”后一日，莘老召余入密室，见其颜色惨怛，曰：“九重之内安知有英州、新州，此必有博士。”又曰：“今日进呈，此老斥骂，却不入来。”指文潞公也。余意以莘老卖潞公，遂往见，潞公问余曰：“近事如何？”余答曰：“蔡确外议以谓过当。”潞公声色皆厉，曰：“见无礼于其君者，如鹰之逐鸟雀”。又曰：“曾见司马康否？”余曰：“见之。”潞公曰：“前日被旨，召梁焘、司马康与执政面问邢恕语言。梁焘言与司马康同坐，闻恕言蔡确社稷臣事。康乃曰不听得，焘曰时第三杯矣，康曰时饥贪食肚羹，不听得。康如此不肖耶？”余曰：“司马康，温公子也。温公，道德人也，康不证人于罪，真肖矣。”潞公即索汤，余引去，始知莘老之言不妄。

仁宗尝语张文定、宋景文曰：“孟子可谓知乐矣，今乐犹古乐。”又曰：“自排遍以前音，声不相侵乱，乐之正也。自破之后，始侵乱矣，至此郑卫也。”

越人朱彦弼至华阴震死，其父朝夕泣，告于天，某此一子平昔无过，今乃

至此。久之恍惚，中闻有言曰：“朱彥弼作醮西岳庙，乃用脂烛，及便溺于殿角，罪当死，非枉也。”

仁宗一日召致仕晁迥对延和殿，上问《洪范》雨之数。迥对曰：“比年灾变仍发，此天所以左右王者。愿陛下修饰五事，以当天心，庶几转祸为福。

”上感悟，出所幸嬖尚美人等，又籍其金帛二十余万，赐三司，贍军费。

晁文元迥尝言，历官临事，未尝挟情害人，危人售进，保全固护，如免发肤之伤。

太祖皇帝初入宫，见宫嫔抱一小儿，问之，曰世宗子也。时范质与赵普、潘美等侍侧，太祖顾问普等，普等曰：“去之。”潘美与一帅在后，不语。太祖召问之，美不敢答，太祖曰：“即人之位，杀人之子，朕不忍为也。”美曰：“臣与陛下北面事世宗，劝陛下杀之，即负世宗。劝陛下不杀，则陛下必致疑。”太祖曰：“与尔为侄，世宗子不可为尔子也。”美遂持归，其后太祖亦不问，美亦不复言。后终刺史，名惟吉，潘夙之祖也。美本无兄弟，其后惟吉历任供三代，止云以美为父，而不言祖。余得之于其家人（按惟吉，王年至《默记》作惟正）。

太祖无事时，常召潘美辈禁中议政，或与之纵饮。至令宫女解衣，无复君臣之礼。一日，召美入，而太祖冠带不乐，久之不语。美惶恐，趋拜殿下请罪。太祖曰：“非尔也。上来，语尔，前朝民间积欠甚多，早来三司乞因赦蠲放，适问二府，二府请督索。朕谓三司主国财，乃要蠲放；二府主德政，却要督索。近臣如此，天下何缘太平，朕所以不乐。”美赞曰：“陛下用心如此，何缘不太平。”遂解颜如常时。

太祖、太宗时，诸节度皆解兵柄，独潘美不解。美每赴镇，留妻子，止携数妾以往。或有子，即遣其妾与子归宗，仍具奏，乞陛下特照管。

范祥钞法，陕西贮钱五百万贯，不许辄支用。大约每钞极贱至五贯，即官给钱五贯五十文买之。极贵，则减五十文货之。低昂之权，常在官矣。钞法无时而不行。近年辄借用本钱，贵贱一切不问，此所以钞法不行。

陕西每铜钱一贯，用铁钱一贯三十文可换。后因常平司指挥诸州勿出铜钱，诸司遂效之，民间相传铁钱将不用矣，家家收蓄铜钱，轻用铁钱，由是钱贱而物加贵（五事，潘适云）。

潘中散适为处州守。一日作醮，其茶百二十盏皆乳华，内一盏如墨。诘之，则酌酒人误酌茶盏中。潘焚香再拜谢过，即成乳华，僚吏皆敬叹。丽水宰宣德郎陈缙辄慢之，指老君像曰：“老子卖乌髭药里。”语毕惊惕，月余遂发狂，不能语，解官归，今逾年尚未愈。

陆彦回为真州通判。一日，疾几卒，幕官诸人白郡为下致仕状。状附递即

安，明日遂出听事，而不知乞致仕矣。诸人遂密告其妻，其妻遣老媪诣州，具言朝奉到官未久，与同官初无怨仇，诸人皆作官养老幼，独朝奉令致仕，何耶？郡主与诸人厚赂健步，趁递后八日状回，乃白陆。陆欣然，欲具会以集同寮，是夕病复作，乃卒。

黄铎为陕西漕，摄延安帅事。梦乘四小舟遄流而下，烟雨中见一卒曰：“张相见在此。”铎往见之，相公何故在此？曰：“商英候接人，更二年方诣相府。”梦觉，汗流浹体，遂志于书稿间。后移夔路漕，以西事除名勒停。雇四舟沿峡江而下，至峡州，方烟雨间见一卒，洗而问之何人？曰：“张相公虞候也。”遂持所志谒张而言之。其后张被召拜相，适作梦之二年矣。铎后复官，至京不事交谒，语其所亲，事莫非前定，不必求也。

杜常少年时，梦泛河至桥间，有自岸而呼者，其岸高峻，常凡再跃始及岸。一人引至大木间，见伟丈夫衰服而坐，人指之曰：“天帝也。”拜之，常起。帝召常，与钱二百文，曰：“此尔及第人数。”再请之，则曰：“过此，天机不可泄也。”常后应举，累不第，嘉末间，岁科举放登第者二百人，常遂中甲科。时英宗在谅阴中，木者，庙讳也。

柳庭俊作官江西，被差检放。旱，以漕司喻意，不敢以实闻。一日，宿于高明使者观，梦伟丈夫转簿示之曰：“柳庭俊放税不实，使上泽不得流，行杖一百。”惊悟，战汗浹体。

太宗朝，武程乞放宫人三百人，帝喻执政：宫中无此数。执政请以狂妄罪之，帝释而不问。